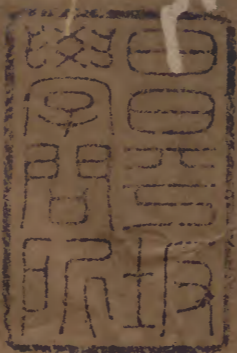


壽海圖編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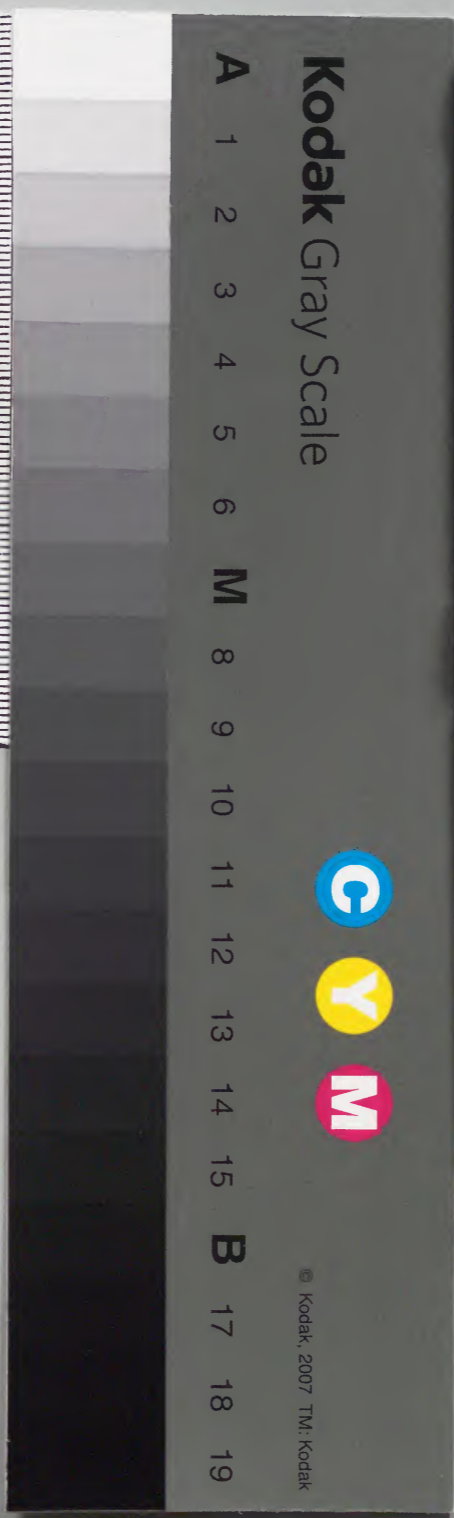


		九	漢
	四	一	書
一	九	二	門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三	九	漢	
九	一	書	
函			
三	一		
一	九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9112	
冊 數	19 ( 10 )		
函 號	291	84	

十



望海圖編卷之九

大捷考

望海壩之捷

永樂己亥

王江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平望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橫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

陸涇壩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龜山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清風嶺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仙居之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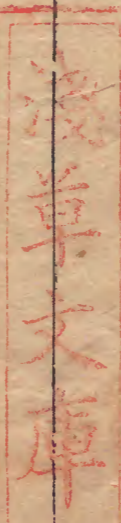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五年

乍浦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



崑山鄭若曾輯男應龍校



紀勦徐海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

後梅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

金塘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擒獲王直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

舟山之捷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

淮陽之捷

嘉靖三十八年

寧台溫之捷

望海壩之捷

永樂己亥

永樂己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公江總兵鎮遼東南甫至  
 卽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築城堡立煙墩  
 一日曠者言東南海中王家島夜有火光計寇將至公亟  
 遣馬步軍赴壩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人以數十  
 海船泊馬雄島魚貫而上直逼壩下一賊貌甚醜惡指揮  
 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公得報但令犒師秣馬畧不為意徐  
 以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  
 其歸路約日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戮既而賊至  
 公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遂大敗奔匿  
 櫻桃園空堡中我師追逼環而攻之且請入堡勦殺公不  
 許故開西壁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聞

有潛脫而逃。艚者復為隆所縛，無一人得免者。諸將請曰：「公見敵意氣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公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法也。賊始魚貫成蛇陣，故作真武狀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死聞。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至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事聞，徵至京師，而慰勞之。封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戶。子孫世襲。

王江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國家地廣治極，文禔武嬉，海壖蕪商，乘時盜販，因入轉為寇賊，民不覲兵為口。既久，望風奔潰，莫之誰何。賊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黨滋蔓，動以數千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為衆，所徵四方材勇，慎伎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燄燄狡焉。思啓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恣行轉掠，或殺燔燒，叢萃藪窟，新故環迭，而兩浙三吳之禍變慘矣。乙卯春，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探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時故巡撫李公留守杭，總督軍門在華亭，無兵可恃，軍民洶洶甚懼。御史梅林、胡公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請嘉興。

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迤邐薄城外衆益懼甚公曰在法攻  
謀爲上角力爲下矧又無兵乃密屬吏取酒百餘甕鑽其  
顛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卒機警而猛者假冠服  
持赤牘坐船上稱解官解酒餉軍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即  
褫去冠服走賊信不疑馳報諸酋長諸酋長得酒大歡相  
率高會痛飲率多死已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甕中約償  
以直民所有米漬藥水泚而遺之賊往往爭取飲餒輒又  
死然賊黨尚衆我兵寡且懼適保靖宣慰彭蓋臣所領  
土兵數千人至可使胡公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  
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常爲其誘宜分竒正左右翼擊防  
其衝圍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於城南石  
塘灣始大悔遂有潰志遠近震駭大失望胡公深憂之曰

如是我技窮矣於是親詣軍營宣諭且勞苦之曰勝負兵  
家常事惡足介介凡爾所以僨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  
聞賊酋多死衆絲焚無紀且久不得食息暇可攻若等無  
畏顧兵多無衣與器械乃使人悉索諸質肆故衣頒給之  
加賜錢帛牛酒飲食召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  
苗兵感激思奮察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以  
兵若干爲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爲竒兵伏道左水兵船若  
干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將至某處前鋒  
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伏盡起三面夾擊蔑不勝矣蓋臣  
如公策賊果僨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  
會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視師而永順宣慰彭翼南復  
從泖湖西出胡公又同督察趙公部署叅將盧鏜等厲激

之且躬擐甲胄徑馳馬趨出四面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  
沮還走王江涇既連疲於奔又餒且病矧無統紀遂大潰  
不支土兵與我軍乘之斬首倭二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  
可勝校蓋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  
非真若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嚮邇浸有闔志賊亦自是  
稍稍頽息逆氣狂謀漸以虧削始可誘而圖矣嗟乎奇變  
決而波才破洛澗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奔蓋自昔  
禍亂之興必有忠義材武韜鈴之臣以指揮擘畫救寧戡  
定蓋天所以奠安維極綏輯神人鴻德好生常假手乎鉅  
公偉人實爲之訖云其果夢夢哉武進左子好論次當世  
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所載王江涇戰功洵無紀屬余  
詮次余爲詮次而歸之庶後經世者有考焉

平望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官兵敗賊於吳江之平望先是求保之  
兵旣皆失利賊遂肆意猖獗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  
南犯杭嘉湖其犯杭州者至塘棲二宣慰復失利賊掠北  
關去欲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直鄉兵會擊之賊  
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我兵邀擊之斬首七百有  
奇中毒死者千餘人是戰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副使董  
士弘僉事王詢以浙兵至叅政任環知府林懋舉以直隸  
兵至而三店則推官劉泉功居多皆不藉客兵之援由是  
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嗚呼客兵之用豈得已哉蓋彼之  
獷狡不馴非素有禮義之習我之恩威未洽難責以忠愛  
之心恤之過則驕操之急則變勝敵不足以償其掠民之

害厚賞不足以稱其邀求之私。前方城宗氏論之詳矣。雖然寇攘起猝，民不知兵，慮客兵之禍而徒驅民以戰，如投羊於虎，是畏溺而避舟者耳。故調客兵者，一時之權恃客兵而忘練鄉兵者，非經遠之策。調客兵而練鄉兵，兵可用矣。而後酌勢之緩急，敵之多寡，以處客兵。遣之則我無乏用之嫌，留之又有以制其反噬之毒。我師梅翁之底定東南也，外立戰勳，內鮮兵變。今日遣客兵數千而賊無玩心，明日來客兵數千而民無懼色者，用此道也。彼謂客兵必不可用，而又無練募之法者，吾不知其所終矣。太學生俞獻可撰

陸涇壩之捷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之寇千餘人，流突李塔，匪歷張庄，小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蓋臣兵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壩離城十里而近，兵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其梟帥，俘斬五六百級，水火死者不計，屍盈阡陌，委水為赤，殘寇僅二百人。值暴雨，追之不克，逸歸柘林。嗚呼！往歲倭賊覘我無備，揚帆深入，視吾蘇不啻几上肉耳。是徒也論者皆謂我兵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而又益以蓋臣善戰之兵，其勝宜也。愚謂不然，戰之日，續親見之矣。撫巡乘城督兵，傳餐寇矢如雨，自婁門以東，達於陸涇壩，我衆連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父對敵所不捐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倍，總兵俞大猷并二宣慰兵三路並進，奮

勇夾擊遂收全功。當是時，使非任公身先督戰，則吾不知民之僇力者何如，使戰而弗勝，則鼓寇之怒，其慘吾又不知何如也。抑陸涇蘇之東境也，前此浙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有王江涇之捷，則蘇之南境；後此提督都御史曹公邦輔有橫涇之捷，則蘇之西境。未幾任公復有三丈浦之捷，則蘇之北境。一歲而賊四劬於蘇，蓋自是而蘇無倭寇矣。

崑山舉人李績撰

橫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

嘉靖乙卯秋八月，倭賊自象山登岸，流突南京，焚安定門，殺一把總，一指揮，走無錫，而南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助護。

孝陵因追及於蘇州之泔墅，賊驕蹇益甚。公與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林懋舉、知縣康世耀把總姜宇曰：「此賊勢埒數千，勦敵我地形，兵力為彼所窺。他日大舉入寇，何以支之？誓滅此而後入城，乃分授信地。中主客應援之規，以崇古邦政宇率指揮張大綱、武生車梁躡賊所向，遇敵先登為正兵；懋舉世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北護郡城南，扼賊衝為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為奇兵；度賊走太湖，募水兵于湖濱，東山巡檢領船數十往。



來探哨為遊兵。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離伍。母拾遺士皆股栗，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擒斬二十七人。餘走楊山，迤至靈巖。奪民船由新港出太湖，欲走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岸至橫涇前馬橋，匿一民舍。我兵圍而火攻之。賊潰出，遁伏田禾中，不能得。車梁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又草露未動，乃令眾大呼賊在此。賊果驚出，遂俘斬之，無一人得脫者。而大綱手刃數人，力盡死之。始賊之在無錫也，欲寄徑常熟，往附柘林之賊。劫二人前數十武導之。常熟在無錫之北，二人給之而南。且道辟行人曰：賊至矣。報官兵，賊已陷絕地，速來可盡擒也。賊比敗，恨二人入骨，競鬻割之。嗚呼！是賊以五十三人馳突八郡，轉戰二千餘里，所過皆不

焚掠，唯與敵者殺之。此其勢其志可知也已。非曹公之定策，群有司之戮力，蘇松之禍未已也。雖然，張大綱之死，敵二人之給賊，其功固非碌碌者。惜二人之姓字不傳爾。崑山

縣學生龔良相撰

後梅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賊自福建福寧州之連江洪流入浙境越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蔓提督都御史胡公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容美士目田九霄同知曲入繩等兵往戡之遇賊江懸僅隔一河公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吾茲試之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若將賊果聚觀公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迭至大怖而走至後梅懼民家公復大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豈今已投死地復何能為乃悉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值天雨公與將士立田中夜一鼓大霧咫尺莫辨賊乘

黑衝典史吳成器軍成器故善戰驅兵四面奮擊之擒斬  
復若干人然脫走者猶衆公計賊必由山西嶺而遁嶺之  
巔可伏也命設伏以待夜將半賊果至遂大敗之斬首及  
焚死者積五百二十有奇餘奔太平蒲岐港官兵復追之  
賊堅壁不出乃夜偪賊壘投以霹靂火器諸若切營者賊  
驚起自相攻擊死者又若干人得脫者無幾竟出洋去丙  
辰春正月也時公新膺簡命未浹旬輒有奇捷如此烏程縣學

教諭張節撰

清風嶺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舶三艘艤南麂之西麓提督都御  
史胡公預設海艦封守甚固二舶不能入揚帆而東其  
一西走我兵躡之沉其舟追入畧內相持八晝夜賊窘甚  
從山後竊划船逸去颶風驅回登劫大畧至三港守備劉  
隆千戶劉綱百戶張澄戰歿於陣賊勢復熾遂越金鄉趨  
台州以漸北向時公方奏樂清之捷會台州告急公笑曰  
寇來有二敗我皆得之不足平也初寇登平陽守將不循  
約束故得深入今台守譚綸干城之將且素受方畧賊玩  
蹂其疆一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  
驕我兵方捷於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拉朽耳二容美  
兵精悍甲諸部萬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未諳險阨今授

以布伏邀擊之法則爲全勝之技二遂命分道布截天台以南綸兵當之新昌以北容美兵當之綸兵逼壘而進以典史吳成器統部署爲前哨報効吏章延廩爲後哨百戶王世仁陳濠督徒卒伏於小江道左知事張東督鄉兵伏於顏坑諸處而又迎賊所向預置藥蜜藥餅餌之由是賊或中伏或中毒擒獲三十餘顆傷死者不計始悔入台州境十二月抵新昌知應台關有備去至嵎縣三界上館嶺會容美兵陳而待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章援兵繼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經歷畢爵伏兵當之指揮吳江率部兵逆賊後背夾擊且多張旗幟爲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烈女祠俘斬一百七十餘是鯨也賊二百餘徒歷温台紹三

郡始克勦滅其敢於深入者猶恃紹興之倭欲與合夥迨越台州始知舊倭已破於是旣畏譚兵不敢南復畏土兵不敢北卒至於敗如公所料云

武進舉人  
吳欽撰

仙居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嘉靖丙辰春三月

朝廷以都御史胡公某累建奇勲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直福建軍務會福建桐山之賊流過浙境同知黃釗指揮梅魁禦之賊潰圍北走公密令副使劉慈預伏兵塔石蕉蒲諸山巖險阨則潛置火器以待仍列舟師於山側之江濱賊至伏起殺傷甚衆遁由天門埭至平陽青田越小峙沿江而南遂入荆溪荆溪通仙居樂清之孔道也時臨海天台業已受公計集鄉兵守黃潭箬孔中渡由是賊不得犯寧紹由烏杭西入仙居乘城築未完衝突焚劫慘倍他地乃咨提督都御史阮公鶚馳救之復行副使許東望知府譚綸總兵盧鏜兵從東路而進賊聞大兵且至遂走斷

橋彭溪巢於民舍我兵合圍攻之俘斬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所存六十餘人取道天台之北復爲赤城民兵所殺是時浙東西硤石梁湖之賊各萬餘人俱入城甌桀難剗江南北新舊屯據者數亦逾萬公以一身寄諸藩之安危以一心當百萬之兵甲隨機督勦筭無遺策直隸有寶山之捷兩浙有西庵清水窪之捷而桐山流寇亦旋就殄戮謂公今之子儀非耶嘉靖二十五年七月謝顧撰

乍浦之捷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

嘉靖丙辰秋七月賊徐海陳東之解桐鄉圍而東也陽爲聽撫心實狐疑自呂港新塲移屯乍浦城南營廠絡繹改脩舊船以備出海且窺伺我兵強弱爲其進止總督侍郎胡公策知其計因外示羈縻而密檄副使劉燾蒞之會尙書趙公文華再

命督察至公乃與定議以乍浦西南海塘可通杭州咨浙提督都御史阮公鶚偕郎中郭仁副使徐洛總兵徐珏等壁海鹽以遏犯杭之路東北金山可通松江浦東咨直隸提督都御史張公景賢駐松江而叅政任環僉事董邦政留守王倫同知熊桴容美主官田九霄等扼青村黃浦及出海之路公親督大兵與叅政汪栢叅議王詢等駐平

湖與賊偪壘而陣。總兵俞大猷、盧鏜等則以舟師設伏。洋山馬蹟邀其歸路。分布既定。候間而發。適上海之賊由吳淞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公恐海或中變。與之連衡。急哺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島。海以為然。果逆斬賊數百。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取其舟而返。其他酋長脫出海者。公已別遣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公又計海書記麻葉不死。無以堅其內附之心。而陳東者與麻葉聲相倚。桐鄉之役。與海相睚眦者也。於是又計令海縛麻葉。縛陳東以獻。海遂併有其衆。而諸酋長則疑且怨海矣。海自度進退無所。而公故與趙公簿責海益急。因遣謀私海。令其誘衆俘斬之。以謝。可無罪。海不得已從之。遂與定約。與前綱麻葉等俱詳見鹿門茅氏所為則徐海本末紀公乃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兵。兵夜伏乍浦城中。而徐珏等兵分為二哨。進壁白馬廟。左灝等兵由平湖間道而出。主簿曹廷慧、參將丁僅等壁乍浦城。以為內援。至期。珏等移營瓦山。海果挈妻走海上。艘群倭爭逐之。大亂。城上舉火。我兵四合。競進。大敗之。燒賊巢廠二十餘里。時海執稱歸順。授梁庄去。諸遁出海洋者。大猷兵邀擊之。前後俘斬七百有奇。沒海及焚死者無筭。乍浦之賊無孑遺矣。夫徐海以首惡煽禍。而陳東、麻葉等為之犄角。勾引外夷。侵擾中土。受其螫毒者五年矣。丙辰春。擁衆數萬。分道入寇。北犯瓜楊。阻絕運道。東掠寧紹。宰制我師。聲言欲下杭州。犯留都。比之曩時。猖獗尤甚。公相度機宜。不輕與爭鋒。捐千金賞敢死之士。用間誘退呂港賊艘。以伐其深犯之謀。復誘令殺賊立功。以剪其羽翼之。

勢擒麻葉擒陳東度其孤危可以取矣猶謂困獸死鬪乃  
故弃船海濫開一面之缺而卒以遊兵邀之無一得脫者  
後先下着不爽纖微島夷之所以畏服而東南之所以奠  
安者不以此哉不以此哉餘姚舉人  
諸大圭撰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掠  
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  
關入掠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  
人直逼乍浦而岬岬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  
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  
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間  
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  
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  
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藉河朔之兵八百人  
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於江



淮吳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屬乍浦下杭  
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  
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  
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敵浦海鹽之間  
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栖相犄角居頃之海聞新總  
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  
而覆之者氣稍阻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  
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  
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  
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之地於是檄河朔兵  
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遶其前湖  
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兵  
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  
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  
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  
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保桐鄉而叅  
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  
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日暮賊且引去特賊氣  
頗蹙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  
水草以自休止明日賊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  
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  
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  
如雨下無不入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  
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

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  
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  
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  
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  
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石  
而自沉也

國家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公始  
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

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倭奴乘潮出沒將士所  
不得斥候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  
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  
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辯士蔣州陳可願及故嘗與王

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

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勾陰誘諸

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

胡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  
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  
以利或可徇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  
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  
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欵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

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  
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

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  
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移  
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  
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  
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切  
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  
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  
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鴛悍不吾從若當謹備之是夕  
海果黷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心  
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  
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  
督阮公復射厲矢石徇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死  
之士奮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  
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  
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  
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  
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  
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  
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  
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  
守王倫宣撫田九宵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  
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僅  
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店指揮樂垣督同千戶羅天與  
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

之敵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望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卻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

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昆陔之間無足慮海爲巨孽固雖徂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詞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募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募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

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  
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  
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間遣其弟洪入質於  
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謀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  
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  
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謀就海  
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  
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  
罪縛 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  
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謀持簪珥  
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間  
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  
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  
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  
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  
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  
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  
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  
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  
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  
遣謀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  
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齏粉矣  
是時阮公亦至於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

餘金賂王第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  
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  
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日  
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  
故爲內附日回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  
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  
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  
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謀私海曰我固欲寬若  
趙尚書俞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艦數十艘海上若  
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  
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  
公引兵伏于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某去  
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楨麾之  
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  
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  
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  
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  
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  
日然海猶恐間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  
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  
城中以求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  
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  
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碩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

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若東南久矣今既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胃而入屬疆脅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新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即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僦沈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喧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蒙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丘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因日遣諜調海且啗海如曩時公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為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

卒職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求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職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窄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求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求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副史茅坤撰

卷之九

龕山之捷

嘉靖二十五年十一月

龕山之賊自温州登岸蔓延於會稽經歷文某與戰于苦竹嶺副使孫宏軾併軍門所調奇兵與戰于析開嶺于翁家村叅將盧鏜與戰于斤嶺于梁衝賊乃敗走龔家畷百官渡過曹娥江順流而西狡黠善閉噬齧孔棘初總督都御史胡公方在浙西勦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竟未有能殄之者至是親提大兵至欲斬不用命者以殉於是僉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永昌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等兵併力追擊於瓜山戰三界戰毋婆嶺朱家湊賊遁蕭山之丁村杭湖至陳家灣雖多所殺傷而凶醜愈熾公至擇地形壁龕山之巔分諸將信地皆露宿以待時叅將盧鏜戰還公促明日再戰鏜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公佯許諾



而密召親兵謂曰若曹豢養久未立戰功今賊將滅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經渡錢塘江奈何今日正若曹立功之會能乘其不意而襲之賊可盡也衆皆踴躍請効死已乃激令成器統之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循海而走登匿山坡堡內我兵四面奮擊不得已登屋擲瓦礫下瓦盡繼之以槍槍盡投刀刀盡乃下死守我兵攻堡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暝公喜謂諸將曰此賊流突千里轉戰無慮數十無能撓其鋒者今一鼓蕩平真

朝廷天威也命取賊心啖之選犂犂首級廿餘顆置案上每顆爲飲一觥左右皆失色而公談笑自若也達旦諸營方知破賊相率入賀公謂鏗曰再一二日何如鏗大欽服

乃完師而歸時乙卯冬仲既望也

山陰縣學生員徐渭撰

金塘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辛五郎者宿寇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麻葉董同  
巢柘林攻乍浦圍桐鄉毒螫吳諸州郡其志欲吞全浙窺  
留都勢甚猛也總督胡公欲滅之忌海與其黨既而海受  
餌爲我用擒其所惡陳東麻葉董而遣其所懼以歸倭島  
五郎在焉公密令總兵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截殺諸  
寇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接密諭時方對諾各食忽命治  
艦之金塘山客相顧莫知所謂鏜自乘福船令子相督率  
哨舡為前驅次日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  
哨船四散潛泊少選大船艤金塘之麓賊皆登艦鏜知其  
爲五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炮賊以手且搖且招搖  
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相乃颺言曰欲打話湏去

爾兵器賊拍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家之義乃倭語也有華人從

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放回者也相問曰有牌驗乎

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籍之謂五郎曰汝既為軍門所

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欵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

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鏜厚

加體貌五郎不疑宴至深夜鏜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

雙燈上桅俄而哨船蝟聚鏜問之曰如何相對曰是了五

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夷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

而下至蓬戶外望維海而已五郎悟欲赴水死左右不許

曰卧塌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卧相縛之翌日

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芟盡即前夜起雙燈時也是了

其後倭命也群賊死時皆不知軍門之謀僉訝哨兵敢行

悞殺五郎亦自以偶遇盧鏜被執不知其出軍門也嗚呼

神哉後獻俘告

廟

天子賜爾書獎公天下無不稱快云崑山進士王宇撰

此作久壽顏來

等語同前卷

三

擒獲王直

王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畧，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媪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媪曰：生汝之夜，夢大星入懷，傍有莪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于是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磺、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

等為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為之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激為之腹心會五島夷為亂直有宿憾于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剿之無孑遺者而聲言宣力

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為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頗入內地侵盜直又嘗以扁舟泊列表叅將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去怨中國益深且炒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為城為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

毒而福清黃巖等國臨山崇德柵鄉諸城皆為

燔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填者亦且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莫敢嬰其鋒但為計狡譎每殘破處必詭云某島夷所為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時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酋來者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為坐遣無疑先是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為餌而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為名其實注意伺察直也

上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受洲等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于舟楫之間要須

直何不學  
母島去

誘而出之使虎失負嵎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王直南  
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褊裨雜種侵軼我邊圉是  
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布

皇靈以携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則賊之勢自不能容然  
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洲等領計敬諾  
而行居無何倭酋董二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所料  
不爽毫髮中外始曉然知狀于是

上以公灼見禍本降

軍書褒勞而閩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

旨規羅益密御史金淵陶承學文章請立賞格有能主設

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之

詔曰可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州等至五島遇王激道以

可觀 此段頗

移諭事激曰無為見國王也此間有微王者島夷所宗  
令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留客館見洲等  
推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簇擁洲等心動坐論  
鄉曲設酒食相對情款方洽洲等曰總督公遣洲等敬  
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直海介通臣總督公不曳  
尺纏牽而鞠之而遠勞訊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  
言足下稱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為盜賊之行何也直  
曰總督公之聽誤矣直為

國家驅盜非為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亡命  
糾合倭夷殺人剽貨坐分鹵獲而為之辭曰我非為盜  
者是何異于昏夜操梟以臨人之池執之則曰我非盜  
魚者為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語

塞洲等曰總督公統領官軍十萬益以鎮溪麻寮大刺  
土兵數萬。鰲鱗雲屯。戈矛雨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  
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于騁螳臂以當車轍  
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壽母令妻  
于獄。牢館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矣。何不乘機立功  
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為福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  
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從此風聞外夷。隨其願指  
者頗少。變而叛。賈倚直為淵藪者多有離心。直始不安  
于彼矣。初直聞母妻為戮。心甚忿。欲犯金華及聞洲等  
言無恙。又竊喜。于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  
計之。謝和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  
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徃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  
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筭也。遂托宣諭別國為  
名。留蔣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同陳可願回至  
寧波。詰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擁薩摩洲夷  
過洋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成  
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

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

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有零寇  
百餘。據舟山為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剿之。盡殲  
焉。公疏

上功次。案賞有差。王激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  
印如斗大。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餘萬。  
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張甚。

公乃謀之王激等以觀其意激等初欲小試慙慙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次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跡彰露委心留用王汝賢等撫摩若親子然葉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顧崛強不一見我見我當有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徐海等敗沒以爲縱不如所料亦可與之應後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蔣洲次遣王激葉宗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

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等慷慨登舟醜酒誓衆曰俞大猷昔嘗破之列表泊岸時須謹備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豫調俞大猷于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王激等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羣倭礪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策求官封時公計已定仍姑列狀

上請以安其心

上已知直爲釜魚智力俱非胡公敵乃顯

詔王直旣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設謀擒剿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奉

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方畧密調叅將戚繼光張



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碁列魚鳥  
莫度乃以夏正等爲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  
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  
汝有大兵于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邪况死生有命當  
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有一  
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王激葉宗滿先遣  
來見者連床卧因祥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王  
激等竊視驚怖夜半公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故禁  
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其辭吐蒲床王激等漏  
之于直直始疑之又使其子澄嚙指血寓直書云軍門  
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

朝廷卽許眷屬相聚汝來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

必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生員方大忠往來游說直  
猶豫未決公以直執戀岑港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  
觀望乃開關揚帆示欲運兵直探知四面兵威甚盛終  
無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高祖  
見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柰我何乃曰  
部兵無統欲得王激攝之公知海上諸賊惟直多智習  
兵久雄異域得人心爲難制其餘皆鼠子輩毋足慮諸  
將亦云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激往直乃桀然詣軍  
門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  
集三司諸大夫叅議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  
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  
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禍以來歸仍欲挾倭而

求市上有干乎

國禁下貽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特人共怒問擬斬罪猶有餘辜公具疏

上請得

旨斬直干市梟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王汝賢葉宗滿俱從末減邊遠充軍王激出洋為颶風所覆其餘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黨與皆絕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

上請

詔曰大憝既除海氛已靖部議報謝徐徐何也胡宗憲可太子之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

舟山之捷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

嘉靖戊午春二月總督侍郎胡公某擒獲元兇王直其餘黨泊舟山之岑港倚險列柵勢甚猖獗公命把總任錦指揮甘述宗等進泊江口之南都指揮李涇指揮張天杰等泊港口之北總兵俞大猷等以福船并叭喇鳥八槳串網船往來策應指揮周官土官彭志顯領大刺土兵由中路小河嶺入指揮楊伯喬唐瑩土官張領鎮溪麻寮兵由右路碇礮入參將戚繼光率部兵由左路小嶺入而指揮楊永昌盧錡鮑尚瑾方昇通判吳成器等分道策應參政王詢劉燾副使陳元珂則監督之約期水陸並進直抵賊巢時都指揮戴冲霄先用火攻殺傷頗多公許全捷俱在首功禁取級以妨前進我兵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忽港

側砲聲大震復擁衆登陸抄後死戰我兵後哨稍却前鋒  
四擊橫衝賊乃斂營固守公以夷僧德陽稱貢而來賊脅  
爲聲援可計而離也乃潛縱之令成器遣諜持信票數百  
入巢散其脅從由是賊勢日孤爲守益堅公又檄諸將曰  
賊所以負固死鬪者蓋春汛已及計有新倭可爲應援若  
哨擊稍踈必流突與合矣此非小利害也其督舟師預爲  
哨探之計無何果有倭船泊普陀小道頭參將張四維推  
官查光述等督兵且戰且逐至烏沙門外洋賊遂潰敗俘  
斬四十餘級賊走登烏沙懸山即朱家尖山也公策此賊  
與岑港之寇相距不遠陸路必由碇礮水路必由嚮礁門  
乃檄諸將設伏以待已而賊果由二處奔沈家門與岑港  
合踪公不得已親蒞定海分遣將領各與信地福船由岑

港南口廣船由北口宣撫田世爵都指揮何本源等兵由  
馬嶼至張礮一由 寺嶺至三官堂一由小嶺至聚水  
塘進而以元珂四維往來監督又遣奇兵由天童逕搗賊  
船仍近巢半里許列一老營以燾居中調度參政胡堯臣  
防守所城督發糧餉尅期大舉時賊依山阻水列柵自衛  
火器頗多我兵陷陣先登者間多被害公復檄諸將從中  
逼壘而陣且示以哨伏應援之規更番迭戰以耗其火藥  
折其銳氣又令夷僧輩招之私語賊遂互相猜疑至持刀  
自擊我兵乘隙進攻賊衆大亂夜分縱火焚其舟死者無  
算余各奔巢我兵躡之斬柵而入斬馘百餘級復奔柯梅  
嶺我兵追之火其巢廠賊勢窘甚遁出浦口四維與指揮  
朱尚禮等舟師追至俞山外洋見賊連艘而行遂以兵船

潛伏山下而以小艇嘗之賊果逐利來追伏兵大起夾擊之犁沉四舟擒其渠魁汪印山陳禮等斬首九十餘級溺死者不計王直之黨至是盡矣是捷也五哨之布公有成筭而大猷等參錯不進沈家門合踪公料敵如神而諸將不先事追擊至塵定海之設非公淵度圓機小挫不折能因敗為勝且柰何哉嗚呼於是見公之心獨苦矣俞獻可撰

淮揚之捷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始淮揚故多大賈富戶賊至屬厭以去自是歲以為常丁巳夏賊千餘深入天長

泗州

祖宗陵寢幾至震驚何法不通用廷議特設提督都御史而以豐城

李公遂至即立什伍之法定援應之規練鄉兵嚴保甲設將官築城垣造戰艦為水陸戰守之計賊知有備舡泊掘港者不敢登岸而去江北賴以無事己未賊萬眾連艘分道並入中外震恐時四月一日也公閱兵通州計賊若從海門西亭趨如臯則通州在賊外乃兼程趨通泰州而以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駐兵如臯以扼要害檄各路兵進黃橋海安等處援應已而賊至益多我

兵迎戰挫其前鋒賊果出西亭知如臯有備遂由通州  
東趨白蒲鎮公計賊深入利在速戰戒海防等兵據丁  
堰東北堅持不出時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公籲天  
以祭風即回連三日乃擐甲誓師斬不用命者人皆踊  
躍以進又計賊過如臯必由黃橋秦興犯瓜儀則糧運  
阻梗留都搖動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為矣  
乃身當泰州之衝而以黃橋西路責景韶等賊求戰不  
得進據丁堰丘陞從河北縱火焚之邊兵衝入賊營毛  
葫蘆兵復從南出首尾夾擊賊退屯二十里連日接戰  
斬其金盃賊首一人日且晡我兵少卻賊進至如臯公  
計其必奔揚儀趣與海防遊擊兵從間道越過賊前徑  
趨泰州若以為西路之防其實於泰州待賊也執賊黨

潛入城為內應者賊未至三二十里輒從富安沿海東  
我兵追躡賊後公戒毋輕戰晝則逼令不得久駐夜則  
退屯以防衝突公親督水軍在淮安馬邏之間約與諸  
將夾擊於廟灣賊視知之公一由西亭一由白蒲  
丁堰以牽制我師公令景韶陞專擊二賊而身赴淮安  
以當大敵丁堰流賊至曹家堡與我兵遇逐北至潘庄  
全夥覆沒公至淮安而總督侍郎胡公與視軍通政唐  
公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公乃部分中軍馬兵  
為前驅曹克沂兵為中哨青州邢鎮兵為左哨沂州何  
本源兵為右哨中軍倪祿梅三錫合曹沂徐邵等兵為  
後繼列陣於他家湯以待初賊計我兵綴於丁堰之賊  
急走淮安欲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

銳衝我公揮兵四面圍擊俘斬八百有奇焚溺死者不計賊不得已奔守廟灣于時西亭之賊夜走海安諸將不能禦公以廟灣賊垂盡恐揚儀有失乃親往揚州而視師唐公援兵亦至時賊已奔張庄因益兵赴援海安而與唐公俱還廟灣督諸將搗巢令軍中多具畚鍤先填溝港毀民舍之傍賊巢者我兵分番進攻斬級一百五十有奇賊乘風雨夜遁而西亭亦以全捷來告無何閩中之賊止近百然沿海轉掠來去無定踪不可力取為颶風飄至公令守備楊縉擊滅之斬其酋長八大王孟得山崇明三沙之寇潰圍而來時海門狼山如臯泰州揚州俱潛有備賊由七星港焚舟登岸深入拼茶塲楊縉陳忠等兵尾擊之自是連戰皆捷斬級三百有奇賊乃竟走海塗公已宿戒沿海無得泊舟以是賊不得去復敗之劉庄會唐公遣副總兵劉顯適至公益以親兵使與賊戰賊連敗走竹堰仍沿海北遁我兵追及之於七竈斬級九十有四又及之茅花墩斬級一百七十賊奔唐家滌僻遠無兵復登岸掠食而公故所練鄉兵追兵競逐之斬級一百四十有奇賊遂盡絕矣是役也自夏及秋僅四閱月前後斬戮焚獲不可勝紀其成功之偉何如耶公嘗嘗遠陽聞永樂間都督劉公江鎮遼時有倭患公海嶠之戰斬級千餘生擒四百封廣寧伯至今海上之烈公猶頌之公以文臣特起其所建立卓卓如此真足以宣揚朝廷之威發舒華夏之氣公直淮揚之利而已夫賊之始

至也非公決戰通泰則承儀維揚必受荼毒而運餉不  
免焚掠賊之東奔也非公出賊不意收功姚蕩則淮城  
多不可守而鳳泗不免震驚三沙之賊北渡也非公預  
有成筭厲兵急戰則以彼勝勢乘我困疲又適我地災  
饑幸亂樂禍之人內應必衆事變未可測也記曰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於  
三者實兼有焉予不文聊述其所見之畧

兵部侍郎蔣應  
奎撰文節

### 寧台溫之捷

自倭奴入寇東南惟浙爲最甚浙受禍惟寧台溫爲最  
甚而我總督軍門少保兵部尚書胡公爲御史時自王  
江涇捷後我兵始有生氣至今官凡五轉而大捷者十  
有三徐海王直擒而禍本去矣戊午冬舟山旣捷而我  
兵告罷戰者二年我總督公安不忘危日暮東鄉望恩  
斫扶桑而湮之海嘗曰余不恃倭之不來恃吾所以待  
倭者來耳益繕甲治艦峙糗選將練士惟謹水陸分地  
刻期防汛惟謹示戰守機宜約束惟謹策畫萬全兵氣  
振厲人人無不樂爲死者辛酉夏四月忽並海郡報賊  
艘從外洋來者日數至而合象山奉化寧海瑞安樂清  
諸縣中中大嵩霽霽桃渚新河楚門隄跳隘頌諸所所

報舡不下數百艘賊不下一二萬人而所登犯地散至數十處人情洶洶檄書人馬交錯于道公顧從容燕笑自若徐罵曰桀黠奴投死耳撲滅之在旦夕也乃籌筆授方畧密封付使者馳去各海道兵備分守巡總兵參將諸官而遣遊擊將軍王應岐何本源即日督發大兵二營六千人并調參將呂圻部兵先往同所在官軍擊之公乃十日社禡載燾臨止厥地至則親履戎行不逾二旬而捷凡九至所向靡不摧破震赫風霆電掃影滅而白水洋戰為最奇云先是四月十九日倭船一艘望小巖至馬魯沙坡公所督部兵及守備盧相等共擊殺舟師賊遂奔岸時帶管海道副使王春澤調守舟山把總章延廩率陸兵至即伏為應水兵從下急追伏者起夾擊之賊大敗溺死者無算斬首三十五我兵死者三人越二日泖港中大草撇船一艘來公所督部把總周栗統林仕貴及盧相等船與賊三十餘戰用發煩佛郎機諸火具斃之弱者無算斬首五十而兩頭洞賊一艘把總章華斃之斬首若干而犯象山者乃王海道奉軍門方畧會同總一蒼盧鏗調度分守參議唐愛協計與前所督發二遊擊大兵呂圻部兵進勦之其犯大嵩者我兵逐出橫山各水哨又伏候外海故遠巡海口不出五月一日夜燒船奔鮎鯨乃王海道會同盧總兵何遊擊兵分南路自素化入象山而海道兵由大嵩入表亦趨象山前賊適入我兵中路二日賊出岳林庄盧兵何遊擊鼓行前趨相去二十里各遣銳兵趨合呂



將王游擊兵前後繼發三日賊至裴村分三陣迎敵海道把總胡良瑤李超等兵先至遂陷陣先登各銳兵死戰數合賊大潰斬首百五十七陣亡者二人八日梅山港賊三艘計二百人突入天童小白東吳呂圻追至東湖哨兵湯時茂等斬賊首一人遂夜遁石橋湖頭橋溪奔入山徑走海道即遣中軍指揮艾升由小路徑出賊前呂圻追尾賊後至白杜兵合賊屯余家各兵用火攻之燒死者不計潰出朱家店者各兵夾擊之章延廩兵生擒二人斬首五十六呂圻兵斬首二十一陣亡者各營共三人至暮收兵一賊負傷竄山中千總汪廉斬之菩薩嶺下軍遂平先是海道請兵前副使譚綸寔訓練之

譚成法較若畫一而成功若此非耶前四月十九日又鳥嘴船十六艘由象山從奉化西鳳登岸夜突至寧海一都團前是時松門海門俱無警乃台金嚴兵備僉事唐堯臣叅將戚繼先將原發松海二關扼守陸兵三枝撤回繼光親督二枝趨寧海留一枝劄海門中地備警分發中軍游擊兵協守新河會行把總任錦兵船速出寧海外洋伏擊又行寧波海道總兵各發官兵水陸會勦二十二日賊知戚叅將至寧海遂乘虛以大船五艘竄入桃渚大域港裡浦登岸計五百人有奇是日又三艘入新河週洋港登岸次日又五艘亦從週洋港登岸與前賊合共計五六百人二十五日又七艘入健跳折頭登岸計二千人有奇戚叅將曰犯桃渚健跳者勢尚

緩週洋逼近新河所城賊又前後繼至宜急擊之而會  
軍門批唐僉事申列賊狀有云賊雖分侵不可墮其計  
中輒便分兵應策當併力合勢先討其重大者然後以  
次剷除乃僉事與戚繼光奉令惟謹即部署諸兵疾趨  
新河擊之又令黃太二縣號召程梁等姓鄉兵助戰賊  
懼夜駕五船遁去餘屯城外鮑主簿家二十六日擁兵  
薄城下攻城唐僉事與戚繼光原授軍令相與協謀謂  
度曲慮廣書以樓船劉意張元動胡守仁等分立陳列  
密授方畧使竒正相參各以縣尉武生等監督之而給  
餉抹運器械斷要害固封守審堅瑕援桴策應者各有  
屬既定乃申明用命不用命誅賞令甚肅驅死士衝鋒  
而先用烏嘴與賊對擊千百搃哨隊長蔣瑞葵等奮  
勇先登力戰良久賊遂潰傷甚奔原巢死烏銃者六  
十餘人各哨共得首級三十顆是夜三更賊冒雨由  
太平走旦日劉意樓楠兵追至溫嶺大麥坑太平知縣  
徐鉞亦督鄉兵會勦共斬首二十二餘賊奔田舍中者  
燒死之突出火者遁溫州則祀桃渚裡浦賊是日亦流  
至台州府城外花街戚參將自桐岩嶺馳抵城下時  
各兵尚未炊以大義諭之各兵勇氣百倍無不爭先躍  
起乃鼓行而前以丁邦彥為前鋒陳大成為右哨陳濠  
胡大受為中哨趙記孫廷賢為左右翼各置監督竒正  
衝伏各有指犄角聲援各有厲乃齊陣而前至花街約  
二里賊以一字陣迎敵丁邦彥部下列銃分番銃殪數  
賊各兵乘勢擁殺賊乃分右哨敵我左哨丁邦彥反擊

其左賊又分左哨敵我右哨陳大成反擊其左於是旗  
鼓盡變竒伏俱出賊乃敗北奔陳大成兵追至瓜陵江  
下賊奔水死者二百有竒而前陣中斬首二十九丁邦  
彥兵追至新橋五戰五勝共斬首六十一生擒倭酋一  
人二十九日胡震于邳山下犁沉大倭舡一艘死者計  
百餘人生擒倭酋一人斬首八十三日前登拆頭大夥  
賊二千有竒自燒舡南突府城賊繼光部兵已分留守  
新河隘頑可戰者千五百人賊眾我寡繼光憂之又恐  
流犯內地勢當速滅乃與唐僉事厚犒之懸千金為衝  
鋒者賞光又盡出筒中銀酒具散之又監軍知縣趙大  
河登壇誓眾申諭大義語棘棘動耳目氣烈烈振山  
兵乃踴躍受令靡不一當百五月一日繼光即率部

大田設伏待賊賊至亦設伏待我會大雨不戰越二日  
賊徑出大石往僊居賊繼光曰賊出中渡由裏路至白  
水洋七十里我兵由官路至白水洋五十里兵法云先  
處戰地而待敵者佚且以寡禦眾非謀不克而臨敵交  
鋒我少彼多必兵心激發乃勝遂策馬鼓行四十里至  
上風嶺屯止多令探者出賊前後視其向往知狀即率  
兵上嶺伏五日。前鋒兵出頗早光乃下令令人各砍松  
枝一樹執而坐賊望之為林不介意行列二十里衣甲  
旗幟甚盛我兵對山瞭之俟其行過半乃仆松呐喊齊  
出賊驚以三四百人作一字陣衝來我兵分為一頭兩  
翼一尾陣以太學生蔡汝闌左蒸監督而陳惟成陳法  
陳蚤楊文通等俱趙大河監督以鴛鴦陣衝鋒擁殺夙

受令不許取首級疾若風雨有前無退賊遂敗遁上  
小山然猶格鬪不已丁邦彥兵出裏路徑擣山下四面  
仰攻之而戚叅將乃樹白高招一竿于北山下令兵大  
呼脅從者從招下走走者數百人賊復上大山我兵又  
仰攻之賊又大敗奔上界嶺山巔山巔陡峻如柱上平  
廣賊立營其上若蓬麻然只一徑可攀陟丁邦彥等首  
先攀援魚貫上吳惟忠等繼之數賊疾前來從上斫下  
我兵用長鎗鎗賊墮石下遂得登頂之我兵盡登賊六  
七百人齊來交鋒我兵戮力大戰賊敗走四散投落坑  
塹林谷間死者不計走者奔白水洋朱家我兵乘勢急  
下追圍火四面起賊屢突出不可得趙大河親弟趙幽  
甫率兵舉烏銃擊之死者不計又四面拆牆石投之賊  
急登屋亦用石與銃投我牆盡各兵逼圍屋下亂投石  
銃諸物如雨賊不支巢內高屋火炎炎起賊益急亦亂  
投刀鎗諸物出中我我兵鎗筦林立隨格之不一中賊  
燒死者不計而餘孽膽怖魂褫捧銀物擲首頓額哀號  
乞生我兵用狼筥挑其銀物并所擲首疾殺不一顧諸  
物居有頃賊盡死積屍高丈六日戚叅將自戰所班師  
入府城老稚士女歡呼以爲自羅倭毒來無如此捷大  
快也乃壺漿迎道左而唐僉事率府司鞞實玄黃以迎  
焚死者不在算而共計斬首二百四十四顆生擒者若  
干而我兵亡于陣者止三人陳四陳七十二即前入巢  
放火者王華升一即前山下衝鋒者是時兵寔千五百  
人而一鼓殄二千賊于呼吸間全師奏凱可不謂奇耶

時戚叅將方入城，猶衆未罷。楚門又報賊十餘艘繫泊于江者，登梅壘，乃急發胡震兵伏截外洋，而遣樓楠兵陸走至洋坑，冒雨大戰。楠親斬賊酋一人，而朱文林等共斬賊十二人，生擒一人。餘船盡開至長吊洋，會前所發胡震兵迎敵。犁沉五艘，燒殘五艘。至夜，賊拖殘舡出海。繼光部下兵舡又擊沉五艘，追犁一艘，昏黑不取級。而日所斬級二十人，生擒賊酋二人。次日，胡震又於沙鏤洋追賊十餘艘。至仰月沙，賊乃遁懸山。我兵用三板舡載鳥銃弩手伏壘口候擊之。至三更，賊果乘雨霧走。我兵犁沉一艘，斬首四餘，遂奔回懸山。我兵圍之。至旦日五更，賊約百餘人復渡水走。至林頭，繼光乃督樓楠兵由隘頑所迎其前。劉意兵由聶王橋徑進，紹興府通判吳成器兵繼進而。知縣徐鐵督鄉兵伏截籐嶺。至小籐嶺，三路官兵夾擊之。賊急徑奔吳成器陣。成器督戰益力，賊鎗及成器馬腹。成器一矢射中賊面死。各官兵四面力戰，盡殲之。共斬首五十一，而餘盡溺死。五月十七日，又前犯寧海團前遁賊十八艘。至長沙登劫，約二千人有奇，徧徠益甚。砍採竹木，欲巢長沙。將南攻隘頑，北攻太平。盡髡鉏所掠男子耕作。是日，繼光在新河聞，即與吳成器趙大河撫諭兵士，示以對大敵之策。盡出所蓄贖，懸給賞格如前。下令不許取首級輜貨如前。乃兵氣益揚。而繼光又曰：賊巢逼近隘頑所城，城又孤危，賊所泊長沙地，又北扼太平之路。于小籐嶺東扼松門之路。于漫遊嶺、楚門、隘頑二所，又勢孤路絕。止水路浮

海可援而又為賊船所出沒處柰何乃先令把總李成  
立單騎馳往松門衛將所練親兵與羅繼祖分舡夜浮  
海入隘頑城守之隘頑固乃用樓楠丁邦彥陳大成等  
各立軍令誓狀云事異則分心同則堅遇有征調各營  
輪日衝鋒以一營當前以一營尾後以一營分翼左右  
同心并力不計斬獲多寡功同賞罪同罰等議隨用印  
鈐示衆使各遵守如令繼光亦誓天明神以發十八日  
至鐵場大雨十九日夜半至大籐嶺分三路進至小嶺  
偃旗息鼓直趨船所賊始覺分兵迎敵我兵齊擁攻殺  
遂大披靡四走各兵追殺無一遺者共斬首級數百生  
擒倭酋五郎如郎健如郎前後數十輩是為長沙之捷  
每臨陣戚叅將率各將士諭以軍門好生之仁寧無功  
級不許妄殺脅從一人以故前後被擄者俱得生還前

四月二十日溫之瑞安縣周畧賊由梅頭奔突者五百  
餘人叅將牛天賜通判楊岳把總梅魁等殲之傷而死  
者不計生得一人斬首十三人餘潰走二十四日牛叅  
將同兵備副使凌雲翼把總盧錡武生黃允中指揮李  
光佐千戶張榜等兵分三路進勦殺死三百餘人衣紅  
衣渠魁二人軍中令不許爭首級故斬獲止五十有奇  
而是日楊岳梅魁陳應等兵由瑞安後路策應生擒斬  
首共十餘人賊潰出海三十日又賊二百有奇自台州  
流突樂清縣界凌雲翼預調王欽兵牛天賜督之至窰  
畧嶺伏截賊遂走雙陡門天賜兵追擊之斬首四十五  
人餘奔江水死而竄林薄中去者三十餘人至五月一

日追斬于閩浙界上生擒一人温州平而是月四日盧  
鏜水兵舡與海道把總黃應選等船分布青龍港遇奉  
化遁賊七艘向錢倉行外洋去者犁沉三艘值大雷颶  
昏黑溺死漂失者不計撈斬首二十顆是役也計前後  
擒斬共千二十四名級而焚溺死者莫之殫計蓋無一  
人生還者而旬日間三郡寧謐置徼清平脫遺黎于鋒  
鏑而帖之席惟聲動天地歌舞太平以共戴

天子休德誰之賜歟誰之賜歟我總督公開誠布公能任  
人善將將賞罰明肅碩畫奇計不動聲色而出自淵衷  
賊狀夷情坐照千里又親臨督調先聲奪人所謂心戰  
為上力戰為下者非耶以故將領人人得以自効而白  
水之後以寡克衆亦仰以勅敵兵所忌然卒取奇勝

此其故何歟寔公用戚叅將趙大河同心選練義烏赤  
城等兵使之有勇知方見利不動故一可當百足赴水  
火雖古名將不能出公右矣而忠誠一念食息不忘捐  
身許國誓不以賊遺君父此又其大者臣無似以書生  
佩刀筆待罪幕下竊所聞于諸將校者退而論撰如左  
掛一漏萬豈足云紀盛事哉聊用裨官所職以備野史  
氏采擇郵諸生沈明臣撰





